

揭秘千年秘藏的诡异古墓

长篇盗墓探秘小说  
混世人龙◎著

悬疑馆

# 古墓迷途

GUMUMITU

千年秘藏的诡异古墓

一张人皮地图的指引 绝世隐秘 深藏玄机

古墓迷途

浩瀚无边的大海上，诡异的小岛，悄无声息地出现，故事开始。  
火山口的巨大吊船，是人为还是天意？  
紫玉棺 尸体 寒意 壁画 字符 是杀机还是暗示？

棺上的神秘壁画，究竟要向人们传递哪些信息？  
一切是阴谋还是……

湖南人民出版社

# 古墓迷踪

## GUMUNITU

长篇盗墓探密小说  
混世人龙 著

湖南人民出版社

**图书在版编目 ( CIP ) 数据**

古墓迷途 / 盛建华著. —长沙: 湖南人民出版社, 2010.12  
ISBN 978-7-5438-7207-3

I . ①古… II . ①盛… III 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 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 2011 ) 第 002263 号

## **古墓迷途**

**盛建华 著**

**责任编辑: 李蔚然**

**装帧设计: 木鱼设计**

**出版、发行: 湖南人民出版社**

**网 址: <http://www.hnppp.com>**

**地 址: 长沙市营盘东路 3 号**

**邮 编: 410005**

**经 销: 湖南省新华书店**

**印 刷: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**

**印 次: 2011 年 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**

**开 本: 710 × 1000 1/16**

**印 张: 17**

**字 数: 237000**

**书 号: ISBN 978-7-5438-7207-3**

**定 价: 30.00 元**

---

营销电话: 0731-82226732 (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调换 )

## 内容提要

诡异离奇的传说，危机四伏的古墓，在这之下究竟隐藏着什么惊天秘密？

盗墓高手为了进一步追寻传说中鬼龙棺的秘密，寻找到了几座在地下沉睡了千年的古墓。云南中缅边境的诡异蛇宫墓、蒙疆大地的独目幽棺、西北边塞的血奴神殿……这几座相隔千里古墓之间究竟又有哪些方面的关联？

千百年来为世人所痴迷的鬼龙棺里，究竟保留着哪些玄机？又有何种神秘力量让一代又一代的盗墓者前仆后继地献身于它。

浩瀚无边的大海上，一座怪异的小岛，以某种特殊的方式进入我们的视线。人皮藏宝图、恐怖的鬼船、长着奇诡人脸的海蟹、海岛诡异的人头阵……这一切究竟是何阴谋？海岛火山口巨大的吊船，究竟是何人以何目的安置在这里？船舱内紫玉棺上的神秘壁画，究竟要向人们传递哪些信息？那些可怖的异形生物从何而来？日本人在这里建造的巨大基地究竟是何用意？茫茫东海荒岛上，还有哪些未知的危险？

古墓迷踪  
GUMUMITU

# 古墓迷途

GUMUMITU

长篇盗墓探密小说

## 第一章 海货

## 第一章 海货

盛夏的阳光肆无忌惮地制造着阵阵热浪，蒸烤着大地上的一切物体，包括那些来去匆匆的人们。

我躺在自己铺子里的藤椅上，阵阵凉风驱走了炎热，却也让我变得慵懒懈怠，当下眯着眼睛打着盹，有种昏昏欲睡的感觉。我经营的是一家古董铺子，对于现在这个季节来说，我和市场里的其他铺子一样，高调地砸着票子赚吆喝。

世界上存在着某些职业，是高贵与卑贱的结合体，也有一些职业，属于不能堂而皇之公之于众的，而以隐秘的第二方式存在。而我从事的职业，这些特点都具备。我可以正大光明亮相的职业是古董铺掌柜，而更让我觉得体现自己品性的，是我的第二职业，说得委婉一些就是地下工作者。

我已经记不清是何时开始自己的盗墓生涯了，唯一可以确定的就是肯定是在从事古董买卖之前。我一向认为自己并不是十分适合做生意的，但久混“绿林”毕竟不是长久之计，虽然除了合作伙伴，没有其他人知道我从事的秘密职业，但我还是不止一次反思，自己在褒贬之间努力地进行着权衡。

而无一例外地，在高贵和卑贱之间，我还是将卑贱的概念从自己身上摒弃，虽然我也承认我的职业和高贵无缘。也许，有些东西玩多了，

真的会上瘾的，尤其是和巨大的利益挂钩的东西，这种吸引力往往能让人欲罢不能。

我们上一票的收获不错，二虾、卯金刀两位黄金搭档精诚合作，又一次的满载而归着实让我们兴奋不已。鉴定、联系买家、出手……拐了八道弯才把这几件东西处理了，其中有一颗是真品夜光石，其他的要么是猫眼石，要么就是人造夜明珠，再便是几件上好的缅甸玉制品，而那颗真品夜光石也的确是件罕见的好东西。凭着这一炮，足够让我们的铺子再赚上几年的吆喝。

卯金刀路子多，源于他之前出入赌场，三教九流的人结识不少。慎重起见，我们作为卖方根本没有出面。卯金刀七拐八绕地才把这几件东西卖给了他们山西老家一个煤老板，我们从所得中拿出二十万作为介绍费。卯金刀只要了十万，说只要让他觉得这回没白去就可以了，钱多了在手上痒痒，一旦按捺不住估计又得扔在赌场。

要说人在经历了高度的紧张和惊险后，到了安全舒适的环境，更何况是手上又多了一笔横财，那么首先要做的事是什么？毋庸置疑，肯定是休息和放松！我们也毫不例外，把手头的东西处理完之后，我直接把所得之款存入我的银行账户里，接着和卯金刀、二虾一起开始了所谓的放松。

渐渐地，这种放松竟转化成了放纵，每天洗浴、按摩，后来干脆泡在三里屯，每天不让轩尼诗把自己弄得坠入幻境绝不罢休。没办法，要是换了阿妍，她可能会选择燕莎、王府井这样的地方去奢侈，但对于男人来说，三里屯的酒吧一条街似乎更能显示他的金钱地位，更确切地说，更能体现他内心那种无以言表的情感，或踌躇满志或寂寞空虚，或……总之这里由纷繁复杂的心绪交织而成，无数的过客经过，为其本来就乱得无法理开的网上再添一道网。

这样的生活持续了一个礼拜，收获的是一大堆长长的鸡尾酒单和酒吧服务生每天矫揉造作的殷勤，直到一天深夜继续买醉时，朋友阿妍的一个电话才让我清醒。我似乎这才意识到我在潘家园还有个雇着伙计、交着房租的店铺，而这个店铺的主人似乎已经忘了它还存在于地

球的某个角落。

我把之前的所有资料和物品整理了一下，每天也抽出一些时间，将这段时间的经历全部记述了下来。那个被称作蛇宫的地方给我带来的恐怖经历，强迫我答应自己回归生活，好好做自己的正当买卖生意，不再有出马的打算。在我们一段时间的用心经营下，店里的生意较先前大为好转，我这才慢慢认识到，原来安分守己也是一种乐趣。

但人就是这么一种很奇怪的动物，折腾累了就会放松，安逸的生活过久了便又想着去折腾了。虽然我当下努力不让自己去想那些事情，但之前的一幕幕总止不住地往脑袋里钻，尤其是看着自己总结的那些文档笔记，竟然还产生了一种怀念，每到这时候我都会狠狠扇自己一个耳光，然后关掉电脑出去研究古董转移注意力。

我一把拿过二虾昨天收来的一件瓷器，端着放大镜仔细瞄着上面的花纹，当下还真的专心起来，要不是鼻子里钻进的淡淡幽香，我还真没发觉正有人在我身后观察着我。

“怎么样？看出什么了吗？”我刚一起身转过头，便和一个女孩的目光撞上，看见她白皙脸上闪烁的双眸，听见她轻启的嘴唇中说出的话语。

这便是我们隔壁铺子的老板阿妍。这个平日里喜欢和我们打成一片的女孩，有着一副天使的面孔，眉如春山浅黛，眼若秋波婉转，披肩卷发如瀑布一般流畅洒脱，像极了仙女妹妹刘亦菲，极为标致！

她和我们的关系是亦师亦友。我很难想象一个这样年轻的女孩，怎么会有如此深厚的古董鉴定功底。这玩意和倒斗不一样，绝不是那种拿了东西就走的，而我们所欠缺的这方面，恰恰是我们生意远不如她的原因。她此刻的眼神中，似乎带着不吝赐教的高傲态势。

“嗯！没问题了，明初的青花瓷！”我仔细辨别一番，已经看出了这上面的门道，略显得意地举起对阿妍道，“你看，这纹饰布局很像元朝时期的，但从许多细节可以看出来不同。这些花边和图案不如元代的那样肥硕，显得小巧了许多，你看这菊花绘成了扁形的，花蕊以方格纹表现，更主要是看绘的这条龙，居然是五爪的，虽不如元龙那样

威猛壮硕，但似乎显得更加轻盈矫健。嘿嘿，这就是草原游牧民族和中原人的文化差异。再有，从这上面的白垢可以看出这是件海货，估计又是从沉船上打捞上来的！”说完拍了拍胸脯。

阿妍扑哧一笑，撩了撩自己的秀发，接着抚着发尖道：“得了吧！你进步很大，不过跟我你也不用这么显摆吧，连民族的文化差异你都能看出来？再让你看看是不是连王朝的更替都能看出来？”说着假意白了我一眼，拿过那件瓷器道，“的确是件海货，兴许就是随着古代的一些商船沉入海底的东西。”

一旁的二虾凑过来道：“呃！菲菲仙女！那请您以考古系高材生外加古董界专业人士的身份告知我们，这些东西是个什么行情？”边说边指了指墙角堆着的一堆同样的瓷器。

我一看傻眼了，要知道这些海货沉到海底已经几百年了，海里乱七八糟的浮游生物之类的附着在这上面，日积月累的也就形成了现在的这种白色污垢，这不是简单的碳酸钙，而是复杂的海底物质，天长日久，它们和瓷器都长到了一起，极难分开。所以这类的瓷器根本值不了什么钱，如果硬要去掉这些白垢，那势必连青花瓷的品相都跟着去除了，更没了收藏价值。一句话，二虾收进来的基本上就等同于一堆烂铁。

“二虾！这些东西花了多少钱？”没等阿妍开口，我带着一丝质问的口气对二虾道。

二虾看着我，不慌不忙地笑了笑，脸上居然露出了一丝得意神情，随即走过来拍着我的肩膀道：“看把你急的，上次的唐三彩事件虾哥我至今铭记在心，时时提醒着自己，呵呵！放心吧，虾哥我不做赔本买卖，这些可是无本买卖啊！”

“无本买卖？什么意思？你小子捡来的？”我大惑不解。这么堆东西要是乱扔在大街上，卖的钱估计连城管的罚单都交不起，谁知道二虾从哪弄来的这玩意！

疑惑之际，只听得二虾道：“一分钱没花，都是周铁头那家伙送的！”

周铁头？我一怔，二虾口中蹦出的这个名字我倒一点也不陌生，此人也是这行当里的，也在这里开着个我们这样的铺子。作为同行，又

是同一个市场里的，我们多少也打过几次交道。不过我不太喜欢这个人，主要就是他那张嘴巴利索得过分了，总给人一种不踏实的感觉。我估摸着这家伙平日里也没少忽悠过客户，在他那里被卖了还帮他数钱的人估计也不在少数。

不过他送这些东西给我们也不奇怪，一来这些东西原本就不值钱，堆在我店里我都觉得占地方，二来这周铁头和二虾还比较合得来，所谓物以类聚，两个都是擅长胡吹海侃的。

但他无故送我们这些不值钱的东西，我倒又感到一丝纳闷，怀疑他是不是没事找事。正准备找二虾询问，突然手机的短信铃声响了起来，我掏出一看，彩屏上显示的是卯金刀发来的信息：“君悦大酒店茶源区，速到！山高水深！”

我微微一惊，一种异样的感觉立刻涌上心头，不知道是欣喜还是无奈，兴许二者皆有。“山高水深”是我们之间的暗语，意思就是发现了大的斗。说实话，最近的安逸生活倒有点让我乐不思蜀了，虽然时不时涌上一些倒斗的冲动，但还是被我强行压制下去。卯金刀突然给我们带来这么个信息，倒让我为难起来。

我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，将手机合上，将那些海货堆到一旁，假意招呼着二虾去东直门鬼街的夜市吃大排档，同时不忘身后的阿妍。我知道阿妍素来不喜欢去这种地方吃东西，早已料定她肯定会谢绝。果然，阿妍丢了下一句：“才几点就去夜市？生意刚刚有了起色就这么放松了？随便你们吧！”说完笑着摇了摇头，一副无可奈何的模样，转身走向自己的店铺。

“呃？菲菲……呃，不！阿妍！去汉拿山也可以嘛，要不玉流宫？欢子真不会选地方……”二虾见阿妍转身走开，知道是我选的地方不对人家的口味，于是立即报出了我们和阿妍之前经常去的韩国餐厅的名字。

没等他说完，我对他轻声说了句下次再说吧，一把揪着他就出了门。坐上我的本田商务，一路驰骋抵达王府井东方君悦，找到之前约定的

地方，卯金刀和另一位早已经等候多时。让我没想到的是卯金刀介绍的这位居然是这家伙。

那人起身摸了摸自己圆脑袋上的板寸，咧着嘴得意地对我们笑着：“哎呀！能把两位请来不容易啊，要不是看辉哥（卯金刀叫刘梓辉）的面子，我这号小人物恐怕不敢惊二位大驾！这里不让抽烟，先点茶吧！”一边说一边将精美的茶单图册递给我们。

二虾一个劲地称奇：“哎！周铁头！怎么是你？不是虾哥我损你啊，根据我对你的深入了解，你不是什么大方人啊！今天太阳打西边出来了？请我们到这地方来，嘿嘿！有情况啊！”说完望了望我，又指了指周铁头。

我一看便知道了个八九不离十，先是送了我们一大堆不值钱的海货，现在又请我们在这种奢侈地方消费，定然是有求于我们。我和这家伙不太熟，充其量就是大街上碰到会打个招呼那类的，甚至有时候招呼都懒得打，二虾和他比较熟，我从他那了解到这家伙人如其名，抠得要命，铁公鸡一个。我暗暗感到好笑，你求人办事也不拿点诚意出来，你以为欢哥我是一堆瓷器和几杯茶就能收买的？

想着便笑了笑，翻开茶单递给二虾道：“好了！那我们也不用客气，人家盛意拳拳，我们要是太客气了反而显得见外了！”二虾立即接过道：“对！对！对！嗯，虾哥我对茶这东西不感冒，随便搞几个龙井啊铁观音之类就行了！”边说边叫过服务生，指着图册上的图案随便点了两壶。这上面的茶只有图案，不标价格。慎重起见，我们还是问了问，服务生的回答直接把周铁头原本白里透红的脸变成了酱紫色，仿佛心里被割了块肉一般。当然换了谁也心疼，这两壶茶加配套的点心加起来就是四万八千元，也不知是喝了能成仙还是怎么的，价格能抵得上百年陈酿的进口红酒。

我觉得这样狠宰人家实在不合适，主要是想快点进入正题，于是让服务生换上了便宜的，两壶茶加配套茶点凑合着差不多一千多块。服务生一退下，我开门见山地问卯金刀把我们叫过来到底什么事。

周铁头伸出他那肥白的手，脸上堆笑道：“嗯！欢哥、虾哥！是这

么回事！”边说边伸手抚着自己的鼻子，随即双手一摊开，往大腿上一拍，“嗨！还是辉哥你来说吧！”

卯金刀接着道：“上次是兄弟们看得起我，有好事就先想到我，礼尚往来，这次当然我也得第一个想到你们了！”

我警惕地望了望周铁头。卯金刀看出了我的疑虑，笑着道：“没事！铁头和我处了不是一年两年了，绝对可以放心！”他这样说着，仍不能打消我的顾虑，我可不愿意让更多的人知道我的底细，更何况是一个市场里的同行。

“那你们的交情不浅啊！赌桌上的朋友？”我直言不讳地道。

卯金刀还没回答，周铁头一拍脑袋，对我伸出了大拇指：“欢哥果然是好眼力，我们也就是个脸熟而已，你就能看出铁头我不学无术，唉！说起来惭愧啊，赌场失意，生意场上也失意。我要有欢哥你们一半的本事，哪会到现在还没混出个人样呢！”

“怎么？生意场上不顺，拿一堆海货找我们代理？”

周铁头笑道：“欢哥是直爽人，我铁头就仰慕你这样的。辉哥！要不咱们别绕弯子了，直接谈正事吧！”说完又把笑容在脸上堆得老高，仿佛害怕别人察觉不了他在笑一般。

卯金刀一点头，周铁头收敛起脸上的笑容，将脑袋放低，轻声做神秘状道：“说实话，今天找两位来就是谈那个东西！你们知道那东西从哪来的吗？”

二虾弹了他脑门一下道：“你给我的那堆烂瓷？海货嘛！你还好意思讲？全是不值钱的货色，你当你虾哥收破烂的啊！”

周铁头立即缩了缩脑袋，理了理方才被二虾弄乱的头发，做一本正经状道：“是海货没错，二位好眼光！不过和一般的海货还不一样！”说完脸上露出一丝狡黠的笑。

我之前对这家伙就有所了解，知道他这张嘴很不靠谱，现在看他在那故弄玄虚，我也就只当是听故事，于是一挥手，示意他继续。

周铁头得令似的浑身一挺，正待张口，服务员端着茶和茶点上来了，等她将茶一调试好，周铁头一挥手：“好了！我们喜欢自己动手，不劳

烦你了！”打发走了服务生，立即给我先端上了一杯，再端给二虾和卯金刀，我们一干而尽，他接着道：“一般的海货都是因为沉了船入海底的，那些可不是啊，这是海岛上的海货啊！”

海岛上的？我心里一愣，那些难道不是海底的东西，而是在海岛的浅海区的，那照理起了风浪也应该会和岩石之类的相撞，破损很严重的，而且这些东西怎么会在海岛上出现？

周铁头似乎看出了我心中的疑问，轻声又道：“海岛上有这些东西，肯定是这海岛上的人抢劫得来的啊，这种人不用说你们也猜出来是干什么的！”

“海盗？”二虾控制不住喊出了声，随即压低了声音道，“我说这海盜品味还真不一样啊？不去抢金银珠宝之类的，抢这么多这东西搞什么？搞文化荟萃啊？”

我听了也觉得奇怪，因为这些东西在当时也是值不了几个钱的。海盜们通常是讲究干一把捞一把，不会费辛苦劲去伺候这些玩意的，难不成这海盜的头还真是个爱好瓷器的？

疑惑间只听得卯金刀道：“他们抢的这些东西在海岛上那可是稀缺货，他们肯定是有啥特殊用途，肯定不是拿着回去欣赏的！”

二虾道：“那，总不会拿回去当痰盂吧，或者当插花瓶子，这海盜还是个养花爱好者？”我这次听二虾在那漫无边际地乱猜倒没觉得反感，反而对周铁头这家伙没事尽在这卖关子很不满，于是催促着他快点说到底怎么回事，叫我们来不可能就来跟我们讨论这些瓶瓶罐罐的东西吧。

周铁头望了望我们，表情严肃了起来，口气也变得郑重了许多：“这个人是明朝时候东海一个著名的海賊，本来是个逃犯，后来当了海賊。他纵横东海数十年，抢到的宝物无数，都藏在离东海海岸80里远的一个海岛上！实不相瞒，兄弟我最近倒霉透了顶，赌场和生意场上都一塌糊涂，要再不弄点钱，我这双手明天还在不在我手上长着都不一定呢！”言罢哭丧着脸。

“所以你就靠着一些野史传说，去那个什么海岛找宝藏？天方夜谭

吧？”我没好气地白了他一句，我就知道卯金刀在赌场上认识的这些狐朋狗友总不是什么好鸟，我也真怕二虾这定力不强的家伙和这些人相处久了会被拉下水，当下对这个周铁头也没了好感，再加上我最近根本不想再出去倒斗，于是几杯茶一下肚，就有了离开的想法。

周铁头旁的东西不行，察言观色这一项的确还算了得，他很快看出了我心中所想，立即又给我将茶倒满，边招呼着道：“欢哥你先别着急，没有点把握的事情我是不会劳烦两位的，再说我也是了解到二位的英名才来求二位的啊，要不然大街上那么多人我怎么偏偏找你们二位？好处是有的，出东海不远，80里路，船的事情包在我身上。”说完拍着胸脯，就好像我们一定会答应一样。

说实话，这个周铁头给我的感觉是那种说话不靠谱，不太让人放心的，从他言语中对我们的巴结就能看出来。我之前只对事情不太感兴趣，现在对他这个人更没了什么好感了，于是起身，道了声还有别的事要忙。

“唉！这是干什么？辉哥！你快帮忙啊，欢哥怎么……唉！我哪句话说得不中听了？铁头我给你赔不是！”周铁头一见我似乎就要走，当下急了，一把把我按到沙发上继续坐下，一边不住地向卯金刀求救。

卯金刀一挥手：“你让人办事也不拿出你的东西，你当是去旅游啊？把证明你有把握的那东西拿出来！”

周铁头听罢一拍脑袋：“对了！对了！怎么把这茬给忘了，我的错！我的错！”边说边从口袋中掏出一张发黄发旧的地图一般的東西。

# 古墓迷途

GUMUMITU

长篇盗墓探密小说

## 第二章 人皮地图

## 第二章 人皮地图

听卯金刀的口气，似乎这东西一拿出来他就有把握我们一定能去一般，这下我倒要见识见识究竟是个什么玩意。难不成这地图上直接把岛上所谓宝藏的藏宝位置都清楚地标了出来，我们直接去取回就可以了？真有这样容易的好事？

“怎么？这是羊皮卷吗？怎么这羊皮这么薄嫩薄嫩的？羊羔身上的皮？”二虾一边摸着那张地图，一边望着上面轻声询问道。

我正待伸手取过来看，只听得周铁头向这边伸出脑袋细声道：“不是羊皮啊，是人皮！”我和二虾一听，几乎同时缩回了手，还好我还没碰到那东西，二虾一个劲地把手往衣服上蹭：“你小子搞什么啊？这个时候拿这恶心的东西出来，茶还喝不喝了？”

“哎呀！虾哥你就当是摸着女人的后背不就行了，这本来就是张女人的皮！”周铁头一改刚才的嬉皮笑脸，正色道，“那个海贼把他的秘密都文在了他抢来的一个女人身上，于是才有了这张人皮地图，好东西当然得有点来头啊！”

我不太相信，很难想象这样的东西怎么就落到了他的手上，于是直言不讳地询问。周铁头看出我有了兴趣了，当下兴奋地又举起茶杯咂了一口道：“嘿嘿！这好东西要追究起来，那可是孩子没娘，说来话长了！”边说边示意我们饮茶，自己又喝了一口便开始讲述起来。

1911年10月10日，湖北武昌的一阵枪声拉开了整个中华大地革命的序幕，继而全国各地纷纷响应。旧的秩序被打破，新的秩序即将形成。山西太谷县，地理位置虽然较偏，但却是清末有名的富裕地方，为晋商故里，与相邻的祁县合称“金太谷、银祁县”。这里有着富可敌国的票号，历经百年，这里俨然已经成了全国金融精英荟萃的地方。

动乱年代，富得显眼了定然不是什么好事。武昌起义的枪声很快也传到了山西，当地革命党人拥护阎锡山为大都督，准备策动山西独立。局势一片混乱，太谷县城的大街上满是逃窜的流兵乱寇，都是看中了太谷这块堆砌着黄金的地方，人人准备大抢一把后就一哄而散，警察不仅阻止不了局势，反而加入其中，也想着在乱世中发笔横财。

太谷县的票号大多损失惨重，头号大掌柜张祁山的大昌票号也不例外，硕大的银庄一夜间被掀了个底朝天，大昌票号的招牌也丢到门槛下，被一拥而入的士兵踩得稀烂。张家上下看着祖上的产业就这样一夜之间灰飞烟灭，一个个捶首顿足，痛不欲生，唯独张祁山镇静异常，仿佛局外人一般。

周铁头说到这，悄悄地凑过脑袋问道：“你们说，这是为什么？”

“总不应该是这张祁山心理素质好吧，或者已经看破红尘，属于视钱财如粪土之辈？或者就是他心里有底，按你现在的说法，肯定是他家有这个地图？宝藏多得很，想要就去拿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！”

“嗨！欢哥这个脑袋怎么生的？精巧得怕了！”周铁头一拍大腿又赞道，我一挥手对他道：“你少来，给我继续说。”

几年后，张祁山举家迁到了上海，按说太谷的那场劫难已经基本动摇了他的根基，但奇怪的是他到了上海后很快又东山再起，在上海开有颇具规模的典当行。

一晃又是二十多年过去了，“一·二八”事变后，上海沦陷，张祁山在逃难途中死去，他的家人全部逃回了山西。卢沟桥事变后，山西的局势也紧张起来，日军挺进华北，直逼太原。张祁山的长子张文祥将一件神秘物品放在一个箱子中，藏到距离太谷县城数十里的一座深山中，随后他参加了支援第二战场的八路军，打日本鬼子去了。这个